

才氣縱橫的體育家

江良規傳

(本文插圖刊第28、29頁)

●汪清澄(退休資深記者、台大、師大教授)

近代體育史第一人

江良規浙江奉化人，生於民國三年(一九一四年)四月一日，五十六年(一九六七年)七月八日，因心臟病逝世，時年僅五十四歲。

江良規在七歲時母親過世，由長姐姍英教育成長，從小聰明活潑，反應極快；十七歲時畢業於上海吳淞水產學校，由於成績優異，獲得保送入國立中央大學農學院深造機會，可是他志不在此，而對體育有濃厚的興趣，於是放棄保送，另考中央大學教育學院體育系，以優等成績獲錄取。

在學期間，民國二十一年十九歲時，任中大越野賽跑隊長，率領十名隊員赴上海，參加復旦大學主辦的「江南八大學」越野賽跑，榮獲冠軍。

民國二十三年中大畢業後，江良規應聘為上海東亞體育專科學校教務主任。二十四年任上海市女子籃球代表隊教練，參加當年十月在上海舉行的第六屆全國運動會，榮獲冠軍，並擔任男子籃球比賽裁判員。

民國二十五年七月，第十一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德國柏林舉行，他擔任中華民國代表團助練員。這時已從事著述，有「女子游泳訓練法」、「田徑訓練圖解」、「體育場」等書出版。奧運大會結束後，先在歐洲考察各國體育，後入德國國立柏林體育研究院，於民國二十六年六月畢業，獲得德國體育教師合格證書。十月又進入德國萊比錫大學深造，至二十七年十二月廿八日獲得哲學博士學位。年僅二十五歲得到博士，在我國近代體育史上，可以說是第一人。

民國二十八年回國，任湖南國立藍田師範學院教授，後回母校中央大學任教，並擔任師範學院體育學系主任。民國三十四年我國對日本抗戰獲得勝利，中央籌備復員還都南京，他因為辦事能力強，出任中大復員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交通組主任。三十六年，更當選為中央大學教授會主席。三十七年五月第七屆全國運動會在上海市舉行，任裁判組組長，後又代理總裁判。

民國三十八年來台，最初任台灣省立師範學院(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前身)教授，後又任體育系主任，民國三十九年，應空軍總司令周至柔的

聘請，任空軍「大鵬籃球隊」教練，並建議興建三軍球場。民國四十年在台北市創辦「大同文理補習班」，協助政府推行補習教育。同年又被聘為正中書局董事會秘書兼副總經理。

民國四十三年，第二屆亞洲運動會在馬尼拉舉行，他擔任我國參加亞運會籌備會及代表團總幹事，同年創辦「遠東旅行社」，建議台北市政府興建台北市體育場。

民國四十六年，創辦「遠東音樂社」，邀請世界第一流音樂家來台表演。民國四十七年，第三屆亞洲運動會在東京舉行，出任我國代表團總幹事。民國四十八年，建議台灣省政府籌設「台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」。其後歷任中華民國奧運代表團副團長、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總幹事、宏都拉斯及薩爾瓦多駐華名譽領事等職務。民國五十三年，致力於我國參加奧運會的正名工作，直到病重不能工作時為止。

一身充滿愛國細胞

江良規博士一身都充滿了愛國的細胞，他對愛國活動的反應最敏銳，行動也很積極，但是他

是有理智有計畫的表現，而不是盲目的衝動。

在中大求學時期，民國二十年「九一八」事變發生，他領導南京學生遊行，為抗日請願，曾因誤會，一度被拘。對日本抗戰勝利初期，蘇聯侵入東北，劫掠工廠，中共軍機作對，那時國民政府及各黨派領袖，正在重慶舉行政治協商會議，青年學生激昂憤慨，舉行壯烈的反蘇反共「二二二」大遊行，由於他的領導指揮得宜，使重慶沙磁區幾萬青年學生，平平安安的走到重慶市遊行，又平平安安的回來，沒有發生意外事件。

來台以後，每逢國家需要他時，他都不顧艱險，不計犧牲，全力以赴。一九五四年馬尼拉，一九五八年東京兩屆亞洲運動會，他都擔任代表團總幹事，每遇選手奪得金牌時，他總興奮地上前和選手擁抱在一起，當奏國歌升旗時，更感動得流淚，他把熱愛國家的情懷，表露無遺。

自一九五二年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，准許中共參加奧運會，我國在國際體壇上的正式名稱即受政治污染而發生問題，為了爭取正名問題獲得合法解決，江良規博士勞心焦思，策劃奔走，從不後人。

一九六四年一月，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在奧國茵斯布魯克召開，有關方面認為非借重他的才智聲譽出馬爭取不可，這時他抱病在身，顯得十分虛弱，醫生再三警告，絕不宜長途跋涉，但是他認為國家既然需要他，就決定不顧一切毅然前往，由他的夫人周崇淑教授和秘書沈彬陪同照拂，他個人的旅費雖由公家負擔，而他的夫人和沈彬的一應開支，則全部自掏腰包，這種為國家犧

牲奮鬥的精神表現，實在是很少有人肯幹的事。

因旅途勞頓，到巴黎時舊病復發，嘔吐不止，幾乎喪命。等到稍有好轉，即趕往奧國。會議中對中國代表隊正名問題本已舉手表決通過，無奈副主席英國人阿克賽特侯爵，主張祕密投票，竟又遭否決，致功敗垂成。

同年十月，第十八屆奧運會在東京舉行，會前國際奧會召開委員大會，為正名問題江博士又抱病前去，雖未成功但是獲得了十九位奧會委員的連名簽署支持；開幕典禮各國代表隊出場，我國隊的名牌上，在英文字「Taiwan」之下，加註了漢文「中華民國」四個字，這都是他細心策劃交涉所得的寶貴成果。

江博士愛國感人的事蹟很多，這裏不過略舉一二，以說明他不惜冒着生命危險，犧牲大量金錢，花時間費精神，長途跋涉，在國際體壇上折衝樽俎，全是出於他一貫的熱愛國家的衷忱，這也是大家欽佩他偉大的地方。

監察委員葉時修寫給他的一幅輓聯，最足以表示他的風範，這幅輓聯寫的是：

為民族促進健康盡瘁一生精神不死；
替國家爭取榮譽奔波四海浩氣長存。

掀起籃球運動高潮

對於江博士的才華，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：凡事交給他能辦，他都有信心、有魄力、有辦法，他以國家及大眾利益為前提，眼光遠大，設想週到，有特殊的組織能力和領袖的才能。

民國三十年，他在藍田師範學院任教時期，組織了一支學生籃球隊，僅訓練三個月，就橫掃東南各省，成為一支所向無敵的勁旅。曾任台灣省教育廳長、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潘振球，就是這個球隊的主將之一。

民國三十九年，他應空軍總司令周至柔將軍聘請，任大鵬籃球隊教練，也是在短短兩三個月中，將大鵬隊訓練成一支如鋼鐵般勁旅，足以和久享盛名的七虎隊相對抗，提高了當時社會人士對籃球運動的興趣。每逢兩隊對抗，皆萬人空巷，爭睹精彩表演。後來當局又採納他的建議，興建了三軍球場，邀請了華僑及外國球隊來台表演，使我國籃球運動到達有史以來的最高潮。

周至柔將軍甚為推崇他對籃球運動的貢獻，逝世後贈送的輓聯，還特別提到這件事，這輓聯是：

是體壇奇才勁績難忘當日大鵬爭七虎；
痛英年早逝令名不朽等身宏著煥三台。

中大復員秩序井然

對日抗戰勝利之後，中央大學最大的難題是復員回南京，當時全校師生眷屬近兩萬人，個個都待學校安排。此外尚有大量的圖書儀器需要搬運，而交通工具既十分缺乏，經費又極端支絀，奔走交涉，尤須面面俱到，同事學生歸心似箭，爭先恐後，難得令人人如意。在人人望而却步的時候，他毅然出任中央大學復員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交通組主任，讓所有的員生先走，他自己留

在重慶辦理復員事宜，經過他的擘劃部署，在短短三、四個月內，很有條理地由水陸三路（長江、西南公路、西北公路）分批啓程，一切什物都如期運達，在預定期間，開始上課，十足表現了他的勇氣、才幹與負責精神。

回到南京他成了學校的中心人物，民國三十六年被推選為中央大學教授會主席。

爭取國際體壇地位

我國在國際體壇上的正名問題，經過十六年的奮鬥，於一九六八年墨西哥奧運會時，獲得了一次成功，雖然最後完成任務的是徐亨，可是由江博士打下的基礎，確為重要的關鍵。

為了爭取國際體壇人士的瞭解與同情，能在國際會議席上主持公道，仗義執言，維護奧林匹克的精神與傳統，江博士主張應與國際體壇領袖加強聯繫，最好的方法是邀請他們來台參觀訪問。自一九六四年六月，國際奧會主席布倫達治來台訪問開始，迄今二十多年，國際體壇人士來訪者，絡繹不絕，對我國在國際體壇上合法地位的確保，活動的開展，都有莫大的裨益，這都是當局採納江博士建議，獲致的成果。

民國三十七年五月，抗日戰爭勝利後在上海舉行第七屆全國運動會，他本來是裁判組組長，因為總裁判張伯苓不能分身前來，於是被一致擁戴推為總裁判。

足球場上戰火激烈，屢起風波，球員毆辱裁判員，足球裁判員為表示維護尊嚴與抗議，全體罷吹，事態十分嚴重。江博士職責所在，為使大

會順利進行，披掛上陣為冠軍決賽一場執法。他明察秋毫，公正嚴明的態度，令人心服口服，使足球賽得以順利完成。

組織力強體壇奇才

江博士的才能是多方面的，他辦過大同補習班，開過遠東旅行社，成立遠東音樂社，任過正中書局董事會秘書及副總經理，中華民國奧運代表團副團長，中華民國奧會總幹事，宏都拉斯和薩爾瓦多駐華名譽領事等，無不勝任愉快，表現得有聲有色。

他非常健談，妙語如珠，由於常識豐富，三教九流的人都能和他談得來，更獲得青年朋友們的普遍擁戴。過去蘇洵論三國，有：「為人主者，須有知人之明，用人之能，容人之量，惜曹、孫、劉皆不全兼，故皆不能有成也。」如果以此論領袖人才的要件，則江博士似乎全有了。

自大學畢業後，即從事教育工作，後來出國留學，學成回國，直到他去世，不曾有一天離開這個崗位。他說：「我認識不少顯要，但是一生連芝麻綠豆大的官都不曾做過，起碼的委任一級也沒有弄到。」他有的是機緣與能力，但是獻身教育是他的素志。

他有淵博的學識，曾寫過許多有價值的著作，如「從體育中培養品德」、「德意志體育概況」、「足球裁判法」、「體育原理」、「籃球指引」、「新體育原理」、「體育行政」、「體育學原理新論」；翻譯的有「運動生理學」、「奧林匹克哲學」等，這都是他在學術上有高深造詣

的結晶，擲地有聲的傑作，留給後輩正確思想觀念的典範，可說是澤被中國體壇的卓越貢獻。

在學生們的印象中，他授課永遠是新穎生動，深入而淺出，富有哲理，給學生們莫大的啟示，有時聽他一句話，終生行之受用不盡。

他上課莊嚴認真而又帶幽默感，有時講笑話，讓全班哄堂大笑，所以學生們上他的課，永遠很感興趣。

在授課之餘，他常勉勵學生把握時機，努力求知。他常說，惟有充實自己，才能打倒愚昧無知。他告訴青年們，對一件事物的追求，不僅要知其然，還要更進一步的知其所以然。所以他在課外指定許多直接或間接與體育有關的科學讀物，要求學生認真而徹底的研讀，然後做心得報告。

他對努力求知、力爭上游的高足，除了精神上時加勉勵之外，還在金錢或物質方面加以資助。畢業後很多學生出國深造或留校服務，在有形和無形中，都由他推荐或資助才能達成目的。

在大病以前，雖事務紛繁，師大授課向不缺席。病後只要能行動，立即走進教室。民國五十五年八月因糖尿病鋸去一小腿，依然講解不停，一拐一拐地去學校，將他寶貴的知識和經驗，傳授給學生。因為他學貫中外，見解洞澈，深具吸引力，使學生們聽得津津有味，從無倦容。因此他的課堂內就不限於學生，更有不少的青年同事。他從不點名，而經常濟濟一堂，溢戶闔門，在講的人是誨人不倦，在聽的人則收「與君一夕話，勝讀十年書」的效益。

他對青年的愛護，並不限於精神方面，也不限於他的學生，凡是他的能力所能辦到的，無不樂於成全。曾有人介紹幾位素昧平生的青年，爲了出國進修的事，向他求助，晤談之後，發覺他們確屬優秀，他不但代籌保證金，連旅費也代爲支付。教育青年、幫助青年，是他最大的樂趣，因爲自己始終是一位青年，所以才能了解青年，同情青年。

國立藍田師範學院的師生們，在江博士逝世時，贈送一幅輓聯寫道：

體壇稱巨擘使義豪邁揚名中外；
教界尊良師仁慈親切婉美古今。

這幅對聯正足以代表青年學生們對他的仰慕和推崇。

爲台灣體育建設盡心

江良規博士對台灣體育的貢獻也不小，首先是民國四十三年建議台北市政府，促成興建了台北市體育場；然後於民國四十八年，向台灣省政府建議，籌劃成立了台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，他功成不居，卻推荐周鶴鳴教授擔任這個學校的校長。對於過去台灣省運動會，不公平的總錦標予以取消；人口衆多的軟式網球的重視，都有建設性的改革。

在他病逝前三個月，還替台灣省學童做了一件善事，那就是初中入學考試加考體育辦法的釐訂；當時尚未實施初中免試升學，惡性補習摧殘兒童健康，問題嚴重。他扶病裹創，日以繼夜的

研擬方案，並親自邀約體育界中的幾位專家朋友，在他的病榻前作示範表演，熱情實在令人欽佩。他說，他的唯一意念，就是要替孩子們爭回遊戲運動的權利。

病故前幾天，他獲悉這項辦法在當年初中入學考試後試辦成功，他即表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滿足，並說出「死也瞑目」的話。這就是他做人做事的典型風範，也是大家對他特別敬愛的地方！

英年早逝人多悼惜

教育家胡家健先生讚揚江博士說：「良規具有優異的稟賦，有理想、有抱負、有識見、有幹才、有組織和應變的能力；他外表雖似覺剛強，但內心裏却很溫厚！我們都覺得以良規的才華，真可說是無所不能！他專攻體育，成爲我國一位傑出的體育家；但是，假如從事政治，他一定會成爲一位傑出的政治家；假如他從事外交，他也一定會成爲一位傑出的外交家！」

「良規的一生，雖然大部分都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，但他對於體育、對於文化、對於音樂，以及對於社會和國家，已有他偉大的貢獻！可是，假使他有一個優良的環境，假使他能享長壽，那麼他的事業的成就，以及他對於社會國家的貢獻，當更不止此！」

他的夫人周崇淑教授，稟性賢淑，是一位具有高度藝術修養的音樂家。她和江博士於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九日在柏林結婚，由德國回國後，曾任中央大學音樂系主任，來台後與江博士同在師範大學任教授。她教學有方，治家有道。她是一

位理想的良師，也是一位典型的賢妻良母。

他們的長女輔庭、長子輔仁、次子輔昌都留學美國，事業有成，克紹箕裘。江博士有這樣美滿的家庭，是他生前最大的安慰！

由於他的影響深植人心，以國家利益爲前提的愛國情操，自從他去世以後，每年四月一日他的生辰，以及七月八日逝世紀念日，他的友好和學生們，總邀約在一起，捧着鮮花，前往台北陽明山公墓，在他的墓前行禮致敬。

陽明山公墓所在地，是台北郊外的風景區，那裏有青山綠水，茂林修竹，鳥語花香。墓碑上蔣中正（介石）總統題輓「教績孔彰」，正對着大屯山上樹木種植排列的「中正」兩字，構成了一幅美麗的天然圖畫！

墓址是江博士生前自己選定的，一抔黃土，永護英靈！這裏是人生的歸宿，這裏是我們一代傑出體育家長眠的地方！

編輯部不退稿啓事

本誌以名人傳記、真實傳奇、軼聞趣談、工商珍聞、現代史話、懷舊憶往、醫學新話、旅遊記趣等作品爲主。作家們在撰稿之前，請詳細參閱稿約，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幽默雋趣，來稿以伍千字爲限。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。）來稿若未採用，恕不奉覆，亦不退稿（務請自留影印底稿）。